

天河水声

何蔚

水是多么的司空见惯啊。

然而，在离武汉一千公里外的黔南荔波，水向来都是以最鲜明的态度来表达自我的。这里远离尘嚣，恍若隔世，适合安顿铅华褪尽的中年人生。无论年轻或年迈，你都会喜欢这片喀斯特雨林，喜欢那稳重含蓄的山和深邃透彻的水，尤其那水，用暮色与春光调和的梦之蓝。

由于在平原长大，我生来就对大地上隆起和凹陷的部位格外敏感。但凡有机会遇见远处的河山，我都会本能地将它们与我身边的大江大湖进行比较。此刻，我随身携带着大平原的底片行走在苗乡侗寨和布依山间，我的内心是简单、平坦而又宽阔的。但老实说，迄今为止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魔幻的水，这跟我老家周边的水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。它们诡奇、灵异、复杂多变，既天真透明又老谋深算，既狂躁又不安又镇定自若，既包罗万象又一览无余。它们在云贵高原上眨着深蓝的眼睛，仿佛一抬眼便可看透万物的心机。谁敢相信，在黔南荔波这个被唤作小七孔的陌生地域，居然隐藏着这么一片由山、水、森林和古桥搭成的奇妙组合呢？在这里，水是连词也是叹词，是主语也是谓语，它们常常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句式。在这里，水呈现出一种初始状态，仿佛从来都没有被涂改过、擦拭过。可见，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是冲着司空见惯的水在还没有被人动过之前的样子而来的，是冲着水在涉世之初的面相而来的。没有被人动过的水该是多么稀罕，多么具有亲和力 and 感召力啊！它们就像没有被褻读过的神灵，总是隐居在最僻静的角落，保守着庄严妙境和世外桃源的所有秘密。

时值盛夏，黔南荔波仍是清凉世界。

这里时常下着零星细雨。眼见一些水落在另一些水上，绵密无声，可我的背包已经不知不觉被淋湿了，相机镜头也沾上了水花。在这片地球上仅存的亚热带喀斯特雨林中，我实在是舍不得挪开步子。从饭前小孔穿开始，我就一直跟在人群后面缓缓慢行，细心查看，就像担心有什么东西会被遗漏了一样，倘若真的遗漏了，我也好帮他们捡起来。谁又能保证不会漏掉一些奇妙的枝叶呢？

我的注意力被水牵着走，有时甚至忽略了雨雾中若隐若现的群山。就这样，我和南来北往的游人一道，依次走过小七孔桥、拉雅瀑布，还有六十八级叠水。从饭前小孔穿开始，我就一直跟在人群后面缓缓慢行，细心查看，就像担心有什么东西会被遗漏了一样，倘若真的遗漏了，我也好帮他们捡起来。谁又能保证不会漏掉一些奇妙的枝叶呢？

过了卧龙潭还不算完，它后面还有鸳鸯湖呢。实际上，这一系列动静相宜的水，一直都在暗中操控着我的情绪。在它们面前，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好奇心，必须以谦卑、敬畏和臣服的表情逢迎它们，绝不敢以一目十行的速度，去浏览伟大的自然写在石壁和水纹上的每一句箴言。

雨伞时而撑开，时而收拢。我要让雨伞和雨保持相同的步调。此刻我的身体潮湿而内心干爽，感觉自己仿佛一直在努力扮演着阳光和清风的角色，每次与挂着露珠的草木擦身而过，都希望自己能给它们带来片刻的晴朗。恍惚中，我随身携带的平原底片正在二次曝光，那巨幅的镜像上，开始有别样的风情显现——是的，那是我曾在清潭中投下的倒影，是陌生人与陌生风景之间的亲密互动，是常绿植物在拥挤的密林中安稳的站姿。我反复提醒自己：在有你参与的每一个节点，你都不要操之过急啊！只有虚心地跟在每一个精彩的感叹句后面，不喧宾夺主，不节外生枝，才配得上你对这一方水土的仰慕。

午后，雨停了。山水草木猛然提升了色温和亮度。我的脑海里本能地闪出一个念头：要是把

这样的山水摆放在我的平原上，又会是怎样一种效果呢？我开始借助想象，将眼中的事物再度叠印到江汉大平原的底片上，试图让白云黄鹤、长江汉水与这里的一切发生关联。这个简单的游戏顿时让我兴趣倍增。我就这样贪婪地流连于森林和水的边缘，中午只在鸳鸯湖附近吃了一顿简餐，既觉得饿，也不觉得累。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搜寻，耳朵里充满了水声与鸟声。在鸳鸯湖上荡舟的时候，我摸了摸背包，虽然早已被雨水湿透，可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忍不住又要开口说话了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这足以将一个人的旅程放大成一片天地与另一片天地的对话。

喀斯特森林可分为漏斗森林、洼地森林、盆地森林和槽谷森林四大类，被这样的森林所庇护的水就不用说了。它们纯粹，高洁，不含杂质。所以，刚游完鸳鸯湖，我又迫不及待地回到卧龙潭边。已经是第二次了。我之所以要把卧龙潭列为压轴戏，是因为在这里我仿佛能听到天河的水声。

卧龙潭其实就是喀斯特暗河卧龙河的出口。当地下暗河与深潭合流，清冽的河水便从弯月形的水坝上溢出来，形成了一道珠联璧合的滚水瀑布，丝丝清流如琴弦垂挂，笔直而又匀称地坠入山谷。日复一日，潭水与河水总是披着绫罗绸缎，抖着那一汪丰盈的克莱因蓝自弹自唱，并以独一无二的原生态手法，演奏出一曲曲天外来音。

毫无疑问，来自地下暗河的水，必然是没有被人动过的水。没有被人动过的水，必然自带着通神的灵性，就像婴儿的眼睛，即使睡着了，也看得见天使飞翔。

刚才下雨，潭水看上去蓝得有些抑郁，现在太阳一露头，它就立刻打起了精神，蓝得生动、清醒，且自信。我忍不住蹲下身来，掬起一捧水就往脸上浇。潭水冰凉刺骨，不禁让我打了一个激灵。是啊，没有被人动过的水肯定是有尊严的，谁冒犯了它，它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展示出销魂蚀骨的攻击性。我只掬了一捧，就不敢再掬第二捧了。

擦完脸，起身的一刹那，我瞥见自己的影子正在被我掬过的水面上一闪一闪，向四周扩散。就像哈哈镜一样，一个扭曲的自己偶然被抓拍下来。我相信这也是真实的自己。我相信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谎。与此同时，我还看见天空在我的头上翻开了它，接着又复归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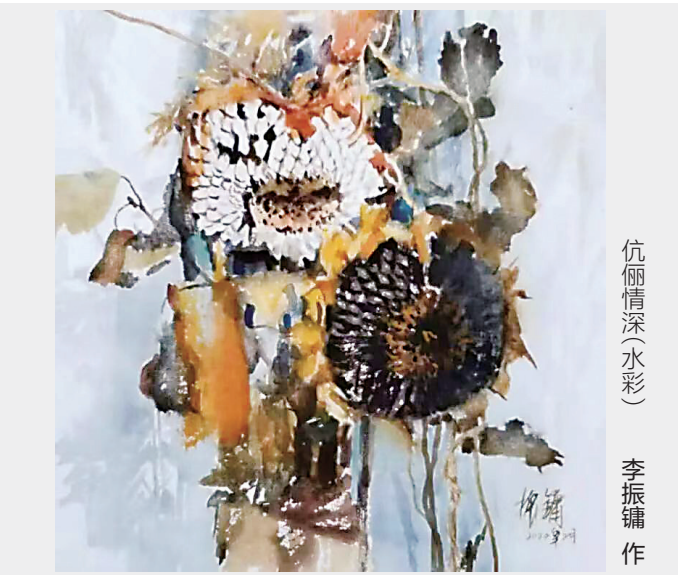
卧龙潭让我对水有了崭新的认知。我拿起数码相机，准备录下它的动态画面，尤其是这天河一般的水声，我要录下来，以便将来随时可以为重温旧梦找回依据。况且，江汉平原自古就流传着“天上银河，人间汉水”的说法，我来自河汉之地，记忆中打着“天河配”的烙印，又怎么会对这近似天河的水声无动于衷呢？

灵感忽现，忽然想起日本科学家江本胜，他写过一本《水知道答案》的书，据称做过大量关于水的试验。他认为，水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智者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而我认为，水不仅是最伟大的智者，同时也是这世上堪称可以看见以触摸到的真神——雨露甘霖，江河湖海，自渡与普渡，水不是神又是什么？还有，泽被苍生，滋润万物，既能拯救也能扼杀，既能创造也能毁灭，水不是神又是什么？

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懂得了水的奥妙，并最先参透了上善若水的天机。他们早就知道，“天有三宝日月星，地有三宝水火风，人有三宝精气神。”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神迹都明明白白地显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只不过，我们每日与神为邻却浑然不知。

透明的水。晶莹的水。它们转述天空，翻译云彩；它们记载万物，复印人间。它们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抒情和叙事、推理和预言，同时也懂得用自己的能力去关怀、怜悯和爱。

水听得见所有的心跳。



伉俪情深(水彩)

李振铺作

沙湖路的鳝鱼面

梅赞

武汉，九省通衢，吃食也南北交汇，东西交融。两江四岸，有众多的美食街，大名鼎鼎的有吉庆街、户部巷、粮道街，而被称为好吃一条街的，汉口有宝丰路，武昌有沙湖路。“好”，既可读作“hǎo”三声，也可读作“hà o”四声。但我们喜欢读成四声的好吃一条街，有调侃，更有一种浓郁的烟火味。沙湖路的馆子多，夜市热闹非凡，早点也不差。今天，我就说说沙湖路的鳝鱼面。

知道沙湖路有家做鳝鱼的面馆，还是8年前，我与几位同事在车城十堰出差。傍晚散步时，我们天南地北地聊，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饮食上。杨兄告诉我，沙湖路有家鳝鱼面馆，食材不错，味道也不错，当然价格也不错，几十上百元的都有。我当时愕然，一碗鳝鱼面，价格那么贵？杨兄说，单碗的鳝鱼面是不贵，20多元，但它们的特点是双拼、三拼，甚至多拼，鳝鱼、财鱼、牛肉、肥肠、三鲜等等，什么都可以拼。拼成一碗，价格自然就上来了。杨兄说时，我那个馋啊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巴不得出差快点结束，回武汉去尝尝那鳝鱼面。

回汉后第一天，我放弃单位食堂的早点，直奔沙湖路，按导航在高楼林立的街面找到了“鳝鱼面”馆，红底白字非常显眼。

面馆没有豪华的门脸。进门靠右边，是开放的操作间，一块案板隔出两个独立的空间，一个现煮面，一个现制鳝鱼、财鱼、三鲜等等浇头。左边是整齐的餐桌，也没有精致的装修，简约、干净、质朴。

我点开电子显示屏，“单一系列”的有鳝鱼、财鱼、三鲜、番茄鸡蛋面食；“双拼系列”的有鳝鱼+财鱼、鳝鱼+牛肉、财鱼+肥肠；“豪华系列”的有鳝鱼+财鱼+牛肉等等；此外还有鸡蛋、干子、凤爪、蛋酒、饮料等。

我点了一碗鳝鱼面，再来一碗蛋酒，先享受享受这单一系列中撑起门面的王牌。点餐单出来后，我递给胖瘦服务员，并告诉她：不要辣，不放其他佐料，只放盐，蛋酒也不放糖。

我来得早，食客还不多，便可以站在吧台看师傅操作。有人专门处理新鲜的鳝鱼，只见薄如蝉翼的刀片划破鳝鱼身，然后，剔骨改刀，再切成鳝丝，用盐抓揉几把，腌制片刻，去除腥味，锁住鲜美。

再点燃炉火，熊熊火苗，欢快闪烁，锅烧红后，油入锅中，“滋滋”地起了青烟，鳝丝倒入爆炒，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而爆炒后的鳝鱼色泽油亮，肉质细嫩，再加番茄、青椒、青菜，最后倒入已熬制好的高汤，煮开后，一锅香气扑鼻、色彩绚烂的鳝鱼浇头就制好了。

而面条呢，是面馆的专属手工面，质地筋道，久煮不烂，还带着天然的麦香。当鳝鱼浇头浇进煮好的面条里，浓郁的鳝鱼汤汁便牢牢锁住了面条的肌理之中。

端着这碗浇头十足的面条，香气直冲鼻中。找个位置坐下来，不等搅拌均匀，筷子像鱼叉般插进了面条中，呷一口，醇厚鲜香，咸淡适中，鳝鱼一点土腥味也没有且回味悠长。真是名不虚传。

渐渐地，食客越来越多。招牌鳝鱼面点的人最多，财鱼面、鳝鱼财鱼双拼面也是人气爆款；腰花面、三鲜面，以及拌面等经典品种，也各有拥趸。还有不少熟客进店点餐后，温和地说一句“老板，面少点，浇头多点”，店家便心领神会，默契十足。

后来，我搬到了沙湖边居住，几分钟就能到“鳝鱼面”馆，那里便成了我的食堂。鳝鱼面，财鱼面，番茄鸡蛋面，三鲜面，鳝鱼+财鱼+牛肉……店里的各种面，我都尝了个够。他们的食品从来不会预制，永远在顾客的眼皮底下，或爆炒鳝丝，或爆炒财鱼片，或煮面条，或调配汤底，而且口味清淡，不重油重盐，很符现代人的生活体验。

我对店家还有一点很佩服，他们有着惊人的记忆力。第二次去时，我刚把点好的单子递给胖瘦，正准备说，不要辣，只放盐，不要其他佐料。还没说出来，掌勺的小伙子就接过我的话，不要辣，只放盐，不要其他佐料。我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只说过一次。他笑着说，他是吃这碗饭的，记得每位老客的喜好。后来去得多了，久而久之，店家就完全知道了我的口味。哪怕我很久没去，再去时，他们也会笑着说，不要辣，只放盐，不要其他佐料。我笑着说，是的，是的。

而且，我还常带朋友去吃面。有次钓鱼，小赵送我回来时，正是饭点，我请他吃饭，他说身上脏，硬不吃。我便说，那去吃碗鳝鱼面吧。他这才答应。一碗下肚后，便勾住了小赵的胃。以后再送我回时，我和小赵便心照不宣地拐进鳝鱼面馆，吃碗面，聊聊天。

援藏的江峰老弟，在武汉和我一起吃过鳝鱼面后，这里也成了他的牵挂。他每次援藏回鄂休假，总惦记着那碗鳝鱼面。于是，只要他回来，我们便相约去鳝鱼面馆，或一碗鳝鱼面，或一碗财鱼面，或一碗鳝鱼加财鱼、加牛肉、加肥肠面。江峰说，这热气腾腾的一碗面，才是最真切的乡愁味道呀。我们大笑。

时至今日，隔不了多久，我都会去鳝鱼面馆解解馋，也去会会店里的“老朋友”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在沙湖边跑步。跑着跑着，快结束时，突然想吃那口鳝鱼面了。这还不容易，去吃呗。可一摸口袋，没带手机。回去拿吗？有点不想去。便直接去了面馆，试试运气。

到了面馆，正盘算着怎么开口时，胖瘦看我装束，满脸笑主动问，跑步去了？是吃鳝鱼面还是财鱼面？我有点怯怯，不好意思地说，嗯，手机忘带了，可以来碗财鱼面不？等下送钱来。

胖瘦稍愣了下，笑着说，可以。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心里的局促豁然开朗。连连说，谢谢！

这碗热气腾腾的财鱼面，与之前的味道相比，没有丝毫不同，却因胖瘦的善意，而别有味道。

城市里的黄鼠狼

罗宗

搬到这个小区的头几年，我从未想过这里会有黄鼠狼。小区位于一座小山上，绿树成荫，人烟稠密，大约住着四五千人，十分热闹。我总以为，那些从前在田间地头四处乱窜的小家伙，早就被钢筋水泥的世界吓跑了。直到那个傍晚。

我沿着小区后面的石板小路散步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旁边的灌木丛忽然窸窣窸窣一阵响。一条黄色的大尾巴拖在地面上，疾速奔跑，灵活地钻进冬青丛中——那身形，那颜色，那鬼鬼祟祟的做派，不会是别的，一定是黄鼠狼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日子。那时黄鼠狼不算少见，最可恼的是偷鸡。它们常在夜里单独行动，潜入鸡舍，动作极快，一口气能咬死好几只。也偷吃鸡蛋，在蛋壳上噙出米粒大的小孔，把蛋液吸得干干净净。蛋壳表面看不出异样，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才知道里头早已空了。父亲是村里捕捉黄鼠狼的高手，他用一种弯弓夹子，埋在田埂上，洞口塞些鸡毛做饵。黄鼠狼以为洞里藏了鸡，伸头进去便会被夹住。黄鼠狼的肉带着腥臊味，母亲却总有办法烹制得鲜美——辣椒、姜片狠狠地压一压，出锅时香气四溢，也算弥补了家里一个月难吃上一次肉的缺憾。一张黄鼠狼皮能卖个好价钱，贴补家用。那时跟着父亲去收夹子，夜里月亮像一面明镜，田里的棉秆早已拔净，叶子落尽，只剩枝桠上挂着采剩的棉壳。我和父亲踩在银霜般的落叶上，脚下“咯吱咯吱”响，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后来，乡下的黄鼠狼越来越少了。父亲说过，黄鼠狼这东西机灵得很，在一个地方吃了亏，下回绝不再上当。它们会装死，被夹住就软绵绵地躺着，等你一松手，便“嗖”地窜开逃跑。还会

山中有灵

王振

武汉的梅雨季，天色阴沉得像浸透了墨汁的棉絮，雨一阵紧过一阵。那天我在中南路遇雨，一头扎进路边的湖北省外文书店。檐水成帘，街上行人缩着脖子快步跑过。推门进去，一楼大厅灯火通明，正热闹着——一位敦实的中年人站在台上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像是大山里来的人。旁边摆着几摞书，封面上画着一只金丝猴。

门外大雨滂沱，室内笑语不绝。我与这场分享会不期而遇。

台上那位是李德禄，房县人，在神农架的大山里浸润了大半辈子。一开场我就被吸引了：“今天刚放假，同学们辛苦了，我给大家讲段神话。这个神，不是神仙的神，而是神农架的神。”

就这一句，我那不开脚了。神农架的野人传说、各种白化动物、国宝川金丝猴……一下子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。李老师顺着金丝猴的故事把大家带进了书里。主人公王小强跟着护林员父亲巡山，与一白一黄两只金丝猴——小白和小黄之间的故事，被他娓娓道来。小白猴醉酒后醉态可掬；晚上睡在树窝棚里被“怪物”惊醒，发觉原来怪物是只小松鼠；小白和小黄被偷猎者带到镇上要猴卖艺；野外小白小强遇到危险，小白猴奋不顾身冲过来。

他讲着讲着，声音里便透出了光。那不是表演式的激情，而是一个人讲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时，自然而然会有光。他讲大山里的夜，讲巡山时啃冷干粮、喝凉水的日子，讲他们记忆中童年时山林的气味。那些话从嘴里出来，不像是介绍一本书，更像是打开一扇门，门后面是他整个故乡。

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。散场时，店外雨也住了。那天走出书店，中南路上的梧桐树湿漉漉地站着，叶子绿得发沉，空气里还有泥土和草叶的味道——像是大山飘过来的一缕呼吸。

意犹未尽，我也买了一本。《灵猴》并不厚，适合小学生阅读。回到家一口气读完，坐在台

放出臭气，那气味浓烈刺鼻，远远就能熏得人反胃，这是它们逃命的最后一招。母亲烹制前总要把肉浸泡几个小时，换上好几遍清水，才能勉强去掉那股腥臊。她一边忙活，一边念叨：“这东西活着的时候放屁，死了还带着一股犷脾气。”

可如今，在这连泥土都少见的小区里，黄鼠狼竟又出现了。

我站在灌木丛边，翻来覆去地想：它们吃什么？住在哪儿？没有鸡可偷，难道只靠翻垃圾箱过活？后来我打探得知，并非只有我们小区如此，许多地方都有类似情况。在长沙的浏阳河风景区，也有人见过黄鼠狼——头小，嘴短，身子细长，尾巴蓬松柔软，学名黄鼬。上海已经将其列入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。专家说得在理：有些物种数量正在减少，人类活动对它们影响很大，理应加以保护。一只黄鼠狼每年能消灭数百只老鼠，是真正的捕鼠能手，很少主动攻击家禽。那句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”，其实是长久以来的误解。

不得不佩服黄鼠狼的适应力。城市的绿化带、景观河边，都能成为它们的栖身之所。白天躲着人，夜晚出来活动，翻垃圾箱，捉老鼠，日子倒也算自在。据说它们还会在居民楼下的地基里安家，胆子大得很。有邻居拍下它们的影像发到业主群，大家纷纷围观，都说小区生态环境好，才能引来这些生灵。

而城市变得生动，或许正是从它们重新出现开始的吧。如今在小区里与一只黄鼠狼狭路相逢，我不再意外，反倒像见了位历经沧桑的老邻居。听说遇见它们有“四不原则”：不害怕、不投喂、不接触、不伤害。我倒觉得，不妨再加一条——打个招呼，各走各路，彼此相安。

葡萄架下

陆冬英

昨夜暮色漫过屋檐时，天边的薄云轻得像要飞走。几点流萤从墙角的草丛里升起来，掠过暗蓝色的天际，像谁撒了一把会发光的碎发。奶奶从前说，这些流萤是牛郎织女派来人间的信使，把相思化作细碎星点，点在鹊桥的栏杆上。我不太信，但每年这时候看见萤火，还是会想起老宅院子里那架疏斜的葡萄藤。

儿时的七夕夜，我总赖在葡萄架下不肯进屋。老藤粗粝的卷须攀过屋檐，青涩的葡萄藏在叶缝间，晚风一过，月光从叶隙漏下来，把地面晃成一片碎银子。奶奶搬了竹椅坐下，蒲扇摇得悠悠悠，沙沙的风声里，她说：“静些，葡萄藤缠得越紧，越能听见天上说话。”

我屏住气，把耳朵贴在微凉的藤干上。奶奶说织女在数牛郎带来的稻穗，一粒一粒记着日子；牛郎讲两个孩子长高的模样，嗓音粗粝像磨过的麦粒。露水顺着叶尖滴落，砸在我手背上，奶奶用指腹轻轻拭去，说这是织女的眼泪，一年见一次，舍不得呢。月光把祖孙俩的影子叠在墙上，像两株缠在一起的老藤。我攥着奶奶的手，她的手把蒲扇柄捂得温热，掌心有薄薄的茧。那时候不懂什么缠绕不休的温柔，只知道葡萄架下的夜特别长，奶奶的故事怎么也讲不完。

后来读到杜牧的诗，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总觉得清冷了些。我更喜欢秦观那句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

昨夜散步路过老街巷口，不知不觉站了很久。花店门口摆满玫瑰，红艳艳一片。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捧着花从店里出来，站在路灯下等人。女孩跑过来的时候，他把花往身后藏了藏，等